

軍管會文教委員會核准發行

張獻忠屬蜀記

上冊

參考有關獻忠史籍百餘種
揭開獻忠殺絕川人的謎底
說明獨裁政治之必然崩潰
闡示封建思想之必當滌除
呼籲農村秩序之必宜維護
建章歷史小說的嚴正風範

712
221

文府 張獻忠實錄 下集

別名

年起研究
留念於張獻忠事之第討。先後蒐輯有記載之書。七
史類：明史、明書、辨惟錄、清史稿、等五種。

年譜：蜀書、蜀漢志、蜀破鏡、明鑑、明紀、通鑑、南明野史等七種。

張獻忠屬蜀記

果谷出書。百千牛錄。

崇山諸道人原稿

策充任乃強改編
成都中流印刷廠代印
寄售處另詳底頁

元一九五〇年試印版

張獻忠實錄下集

(即屠蜀記)共二冊

編著者任乃

發行者任乃

代印者中流印刷廠

經售者任乃

成都陝西街六十一號

任乃

成都藩署街三十六號

君

成都橫過街樓七十二號

彭漢

成都巷子四十七號

王希

成都文廟後街三十九號

瑾

本書有著作
權經呈准成
都軍管會丈
教委員會備
案翻印必究

弁言

蜀記目錄

余自民國十五年起研究四川史地，即曾留意於張獻忠軼事之蒐討。先後蒐得有關獻忠之書，七類一百餘種。計有：

(一) 正史類：明史、明書、罪惟錄、清史列傳、清史纂、等五種。

(二) 編年類：蜀碧、蜀鑑、蜀破鏡、明鑑、明紀、通鑑輯覽、南明野史等七種。

(三) 紀事本末類：綏寇紀略、灘瀕囊、明史紀事本末、三藩紀事本末、續明紀事本末等五種。

(四) 野史類：荒書、紀亂(歐陽遺書)、蜀難敍略、山城紀事、蜀紀略、流離傳、客演述、甲申以來蜀亂始末、聖教入川記、靈和乘略、勝朝殉節諸臣錄、蜀雅、虎口餘生記、守鄭紀略、剿闖小史等十餘種。

(五) 雜史類：甲申朝事小記、鹿樵紀聞、研堂見聞雜記、廣陽雜記、井蛙雜記、錦里新編

、明季北略、明季南略等八種。

(六) 叢書類：荆駝遺史、明季痛史二種。

(七) 方志類：自四川通志、陝西通志、山西通志、湖北通志、湖南通志、河南通志、以至武

四川各府、州、縣志一百餘種。

如此諸書，所載獻忠事，率東鱗西爪，不著全貌。且偏於激揚忠義，刻畫殘酷，頗失事理之風。四十
明史，罪惟錦，明季南略，與錦里新編，皆有獻忠專傳，亦僅掇拾野史三四種爲之。訛謬相仍。
時紾錯亂，殊無足取。近得蔡山譜道人所獲大西通紀一書，於獻忠事，首尾畢具，紀敍翔實，評

弁

言

議公允。所有人事、地、事、時、事，皆較上列各書為更切合，雖經編為章回小說，實即時代信史也。原書分上下兩集，曾屬說文社試印。因版稅未合，收回。上集自獻忠降生至崇禎殉國，凡四十回，別名流寇傳。已與上海廣益書局簽約印行。下集四十回，專紀獻忠祠蜀事，別名居蜀記。余覺尚有當為增訂之處，爰據上列諸書，詳為核校，頗有補綴，改編為六十回，期臻詳盡。因所泥阻絕，無法寄印。乃先在成都自印，計部問世。特誌其緣由如此。

李公諱，明平南王八叔。張獻忠死之第三百零三週年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南充任乃強誌。

（正）據史謄：甲申孽子小留，興林殊聞。海堂張開據謂，張開錄謂，朱我錄謂，毅里等謄，據闡小史善子錄謂。

（甲申）逃亡歸故末，聖達入川。震味乘轎，顧障於舊轎互殺。震華，東口村主。李順，李都

（丙）裡史謄：叢書，孫譜（續開暨書），瞿謙孫繼，山祖驥奉，瞿謙繼，瞿謙，容萬誠，瞿謙。

（三）孫半本末謄：孫家孫御，瞿謙謄（開夷孫傳本末），三蕃謀事本末，歸開謀事本末，尋正（二）謄半本末謄：瞿謙，瞿謙謄，瞿謙，瞿謙，瞿謙，瞿謙，瞿謙，瞿謙，瞿謙。

（一）五史謄：明史，叢書，畢卦謄，寄史民軒，寄史葵，寄史葵，寄史葵。

一百餘種。權評：

余自癸酉十正半跋兩卷，嘗會醫意，焚忠奸事，不復存。後得袁昇序闡忠奸書，才識

弁言

張獻忠居蜀記目錄

父文白墨跡
藏於王尚書

- 池魚借喻張三丰遺書
特險破防蜀民受禍
劉公子開吊玉堂街
籌餉布防正紳抱屈
掩飾民變捷完敵迴車
乃營謀彭縣殺二王
開花燈逼走江鼎鎮
張獻忠四月阻湖灘
兵陷物忌盈艷舞招來鬼彈
羅荷池巡按拒盛國
以貌取人屈煞溫玉潔
龍邊關飛騎來生佛
李劣紳衣錦還鄉被拒
蜀殿高踞黃虎肆
第十世巧經營冰城鳩鵠
孫可望剗紅墀燒冰鑿
池魚借喻張三丰遺書
特險破防蜀民受禍
劉公子開吊玉堂街
籌餉布防正紳抱屈
掩飾民變捷完敵迴車
乃營謀彭縣殺二王
開花燈逼走江鼎鎮
張獻忠四月阻湖灘
兵陷物忌盈艷舞招來鬼彈
羅荷池巡按拒盛國
以貌取人屈煞溫玉潔
龍邊關飛騎來生佛
李劣紳衣錦還鄉被拒
蜀殿高踞黃虎肆
第十世巧經營冰城鳩鵠
孫可望剗紅墀燒冰鑿

張獻忠居蜀記目錄

二

第十八回

第十九回

第二十回

第二十一回

第二十二回

第二十三回

第二十四回

第二十五回

第二十六回

第二十七回

第二十八回

第二十九回

第三十回

第三十五回

第三十六回

第三十七回

行謫出奇瑞符翻放惡識
故事重溫逃人削髮

火樹銀花結成慘局

李自成醉倒迷魂香

吳三桂迎入滿洲軍

桃子園驕兵敗績

殲神醫全軍額手

正氣難伸名流殉節

熊熊怒火中行登極禮

秘閣留春南唐舊恨

洋教士開鑄渾天儀

馬乾沈復重慶府

固邊防王國臣獻策

黎州司羣賢倡議

楊參將水遁奔蠻嶺

紛紛義旅輝烽火

鑄紅夷砲轟彭州塔

需才孔亟正氣壓倒奸雄
葫蘆依樣帝胤剥皮
玄陽噩夢更換祖宗
劉宗敏錦幣守財虜
李自成敗回西安府
得勝州暴主招賢
議大典闖殿彈冠
春光易洩禍水翻濶
采栗危臺下拜老神仙
長嘶近后西園新儀
小朝廷擧行鄉會試忠
曾勢大破劉撫南
領十二年高克禮成功
羊子渝副將出奇謀
王督師空劄起義民
弼弼房孺應劫灰
興文字獄殺骨頭臣
狗皮道士鬧皇筵

讀義父文白還續牒
審居農王志賢識飼
孟嘗居蜀記目錄

第三十八回

第三十九回

第四十回

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二回

第四十三回

第四十四回

第四十五回

第四十六回

第四十七回

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九回

第五十回

第五十一回

第五十二回

第五十三回

第五十四回

第五十五回

第五十六回

第五十七回

第五十八回

宅第踰制嚴丞相賈禍
闖賊途窮四道窺蜀
顏天漢婉諫獻忠
千里寨碉爭存殲
李自成走死九宮山
隕皇嗣荔枝肇禍
荒唐詔譴責劉進忠
奉命刦糧四王子分道出師
吸淡巴菰閒官得禍
費燕峯屯墾高定關
比比僞官反正
孫可望泣諫張獻忠
老迂儒萬里奔蜀
張獻忠禦梨壩避鬼
鬼頭導游淒涼澈地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京中頓成阿鼻獄
楊玉梁墾三江荒田
犯死求生溫自讓私逃
三載霸圖成一炬
半生搜刮村雙江

人神通譜七曲山賦詩

義軍氣奮五路出師

一堵牆窮追楊辰

一廷昏亂話興亡

張獻忠芟除閻革吏

戮士子筆硯成丘

惄忍心偏反王宏道

相邀逃死至邑民同心抗賊

藏義軍檄市民被屠

樊君帶建牙敍州府

紛紛城將叛逃

王志賢屯田御梨壩

誦暴主初試吃人

四王子畿外州獵民

岷眉山在色菴井

村嫗舐犢慘痛千天

武侯將相開雄圖

遠效斯捨近效斯求

仙人紫府騎青羊

秦相訪

郭外猶有小西天

西川成名劍威神

同心碧血

劉文秀拔一百大根

西川

成名劍威神

同心碧血

更換夫

新裝街

彩綢

第五回

第五十九回

第六十回

第六十一回

第六十二回

第六十三回

第六十四回

第六十五回

第六十六回

第六十七回

第六十八回

第六十九回

第七十回

第七十一回

第七十二回

第七十三回

第七十四回

第七十五回

史朝辰集手遺異生
羅爲愷成仁佛脣參詮

渭賊南奔僕產傷戰死重慶

京中取印回吳縣

黃高一尺觀高一大丈

東頭縣捕吏京師戲

張懋忠縣聚難經東

李五歸高里喪靈

蔡巨望立縣廷忠

出士銅官又五年

費燕峯重墮高家園

魏海巴海間官掛蹕

奉命陞爵四王子長輩出職

袁害岳縣青雲盡忠

賈皇祐惹奸舉讞

李自如步退武宮山

千里榮顯年暮還

董天壽滅輪忠

關知金事四員震懾

人轎嚴轎士曲山知曉

劉進忠滿裝備御會

對題

張獻忠證果鳳凰山

題

清軍北去樊君帶缺復四川

酒杯醉有小西天

張達謀部兵攻謀衆

林敬瑞計劫虜千天

四王于營長州變吳

餘暴宋時知之人

王志寶山田職聚籌

餘餘賴餘建移

樊保帶兵長郊風流

蕭韓軍船市兒嬉胡

陳廣德張三巴另開心愛難

陳思心副刃王家旗

樊士干華趾如意

龜知忠變綱閻君衷

一兵吾膽強興亡

一盜謀康兵懸虱

義軍威奮正韻出韜

張獻忠實錄

卷三下集

即屠蜀記

述王言叶瑞問。誠與吾本不盡。一儒士曰：「誠本

錄。見臘面赤心白，輒欲焚燬。」

問：「夫王今貴人也，惑果厭矣。奚反照

不焚燬去。三丰見財映火，衣不責問。漁魚借喩張玉丰留書。志願、烟雨不謠。」

一日，蜀王驛夫對

業累重，不畏此事。中第一回。張玉豐留書。志願、烟雨不謠。

一日，蜀王驛夫對

不謠。風流開水殿，青娥皓齒娛清宴。城號芙蓉萬頃華。波明珠翠新裝銜。彩舸選

人百首詞。別有風流開水殿，青娥皓齒娛清宴。城號芙蓉萬頃華。波明珠翠新裝銜。彩舸選

E 築說到，大明崇禎年間的逆寇，大小百餘股，竄據陝、晉、冀、豫、川、楚、皖、贛八省。十七年中，只成就得兩家首領：一個是打破北京逼死崇禎皇帝的李自成。一個便是棄了湖廣來據四川的張獻忠。獻忠前曾兩度入蜀，皆未拔得。崇禎十七年，第三次入蜀，算是償願。但他與四川大的末劫亦到了。清場浩劫，將蜀人殺盡，直到康熙年間，元氣尚未恢復。蜀人至今言之，猶有餘痛。記得康熙二十三年，成都舉行鄉試，中試舉人營山李以寧，見得省城荒蕪情形，感念昔日蜀中文物之盛，曾作長歌寄慨。其詩曰：

「我聞錦城好，鶯言錦城道。錦城萬堞含秋雲。錦城四野迷荒草。峨眉山在色蒼蒼。灌口江來波浩浩。益州自古帝王都。西陝陸海兩名區。文翁政教成清俗。武侯將相開雄圖。豪華幾見晉唐代。詞賦偏工揚馬徒。七橋九陌橫煙霧。風光佳麗忘朝暮。仙人紫府騎青羊。秦相赤樓高白菟。汪瀆神從帝女留。支機石自天河度。二月四月冶遊天。輕車細輦爭駢闊。文窗繡戶家家啓。珠箔瓊釣處處懸。垂簾市上高人隱。貰酒鑪頭少嬌妍。王孫俠客馳飛轡。同心願結鵞鷺夢。花卿歌板入雲流。艷娘舞袖隨風動。楊履輕施荔子裙。欽頭小集桐花鳳。狹斜那得比宮闈。粉黛橫陳未足奇。王衍太妃尋國色。李珣小妹冠昭儀。漫誇天子十眉畫。更羨夫

暑塵訶池。紹衣待月宣華苑。近來蜀國更堪詫。奕奕賢良帝子家。自是宗藩盟帶礪。敢將程卓擬驕奢。葡萄織就錦千軸。雲母搆成扇九華。畫棟飛甍連戚里。綠管煙花讓朱邸。三百年來恩寵多。一朝事變荆榛起。安得壯士雄五丁。可憐野火焚連理。行人莫向浣花溪。草堂樹晚萋迷。金雁橋邊曾有雁。碧雞坊下已無雞。遙遙芳樹通秦棧。滾滾長江擁石扉。祇今驛路惟烽堠。天寒何處倚翠袖。紅牆夜穴魚燈微。青松日砍龍鱗覆。尙憶華陽集詩吟。誰從蠱部傳耆舊。物換星移復幾秋。棘闈深鎖故宮幽。闌珊此日三千士。窮冤當年十二樓。瀟聲頗似銅壺閣。月影雕銷萬古愁。已矣哉！歸去來。久無金馬記。莫問石經臺。井紹文星猶爍縵。天彭玉壘徒崔嵬。獨有春深聽杜宇。年年啼血爲誰哀。

究竟張獻忠是否真的天降殺星？他爲何要殺絕蜀人？是用何方法殺盡的？殺盡後他便怎樣？請看本書慢慢說來。

大明太祖洪武年間，封他兒子朱椿爲蜀王，開藩成都。這蜀王椿乃是郭妃所生，在太祖二女六子之中，排行十一。自知他無繼承帝位之望，便安心讀書修德，以博太祖高后的歡心，希冀藩封中一個較好位置。果然太祖愛他好學，封到蜀土，建爲大藩。蜀王到蜀，請得兩個有名人物來用。一個是學行卓絕的方孝孺先生，一個是通微真人張三丰。他請方孝孺來，建立正學齋，招開四川讀書治學的風氣。邀張三丰來，則是講求黃白丹鉛之術及長生不老之方。三丰見他性行雖好，夙病重，不是仙道中人，便要辭去。蜀王再四挽留。因的怕他私逃，吩咐禁衛兵士，謹守宮牆。不放他走。三丰見他如此，亦不責問。只是稱病不食，日漸枯瘦，臥床不起。一日，蜀王親去探病。見他面色灰白，神光渙散。料他臨死不遠。忙問他道：「先生今世仙人，忽染痼疾，究該服何藥餌，必能自知。請明白告我。」三丰道：「若早得三天放我出宮，我尙能活。現已魂離半舍，無藥可醫了。今夜又初二刻必死。我王有何話問，趁此說來，還可答復。」蜀王忙道：「船未

燒煉，吐納導引之方。前都學過了。現在祇盼推算我國傳國卦于世。」三丰隱眠在牕蜀王望了一望，又微笑了一笑，隨即閉目，不更發言。這夜果然死去。蜀王命人買棺裝斂，請青羊宮道士建壇，誦經三日，抬去葬了。臨葬之日，棺材抬來甚輕，恰似空棺一般。闔宮人員皆以為怪。第二年這日，蜀王念到是三丰忌日，再延道士建壇超薦。拜表之後，壇上忽然現出一個黃紙函封，上面一行草書，龍蛇飛舞，字體難識。道士不敢隱瞞，報與蜀王。蜀王取視，認得是張三丰的龍蛇草，繹其爲文乃「蜀王殿下啓」五字。打開一看，亦是龍蛇草字。蜀王邀得方孝孺來，反復研尋，才將全幅認清。上首兩句標題，是「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十六字。下首是無格局的一首小詞道：

「漫誇天府富庶，不過一湫肥魚。優游蕃衍樂無虞，會測那魚滿滑稽。召來破壞狡獻，更有數罟貢漁。可憐殃及神守，同爲醢菹。待何時水清泥靜？三百猶虛。」蜀王驚異道：「這微先生真尸解去矣。看他來函標題，明是責孤隔別一問，偏任子孫之私，忘百姓所責甚是。可惜下面幾句，難以解得。」孝孺道：「看他大旨，是將四川地形，比着魚池。池中魚少則可安靜蕃衍。池魚過多，水必渾亂，足以招致水涸源枯之害。最後幾句，似言殿皇子孫，將於二百年內，興川人同歸於盡。」蜀王道：「何以見得？」孝孺道：「陶朱公養魚經有：鯉性喜飛，鯉池納一神守，則不飛逸。神守者龜也。成都夙號龜城，戰卜開藩於此，三丰北歸傳國近二百年，於願亦足。」遂可將此原函刻石，豎立宮內，存爲後世證驗。因此每八集相傳說，謂「四川乃是魚池雞塲，裝滿不得。滿了即破盾殺。」從洪武直到現在，已有二百五十年，四川承平日多，離亂時少。各府州縣，何處不走廝肩接踵的人物。雖然布政使司著籍入全省丁口，六直隸州一百二十六州縣五衛六所數十土司地力，上納丁賦人數，不過三百餘萬，其真職東漸

稅之口，當在十倍以上。人多地狹，漸感難以供養。好在蜀人勤儉，能將田邊地角，山椒水澗，盡力的開墾。把土壤鉤得極細，翻得極勤，叫他能生產出許多的糧食來；一面節衣縮食，減輕消耗。這樣的維持了社會安樂。所以崇禎初年的四川，仍然是豐饒富庶的天府之國。但是天定的劫數，是不易以渺小的人力挽救的。自從流寇入川以來，張三丰的預言，便漸漸的實現出來了。大概張三丰所言的水獵，便指的張獻忠。他凡三次入川，一次一次的增加了四川浩劫的程度。第一次是崇禎七年，雖然只走過川東北少數州縣，却遺留下搖黃十三家的禍根，將川東北大體殲完。第二次是崇禎十三年，呼延嗣昌逼進川來，竄擾到四川腹地六七州縣。雖然暫渴即去，却釀成四川的社會不安，民變驚起，構成了社會崩潰的形態。第三次是這次，完成了最後浩劫。獻忠常說：「我甚憎惡川人。見着便想殺。但我甚愛川地，總想跑進來。」似這矛盾的心理，他自己亦知道有錯，但很難克制下去。這很可能證明四川的劫運，是天降的禍根完成的。所以有人說：「他是天降的殺星。其實他之屠殺獨人，還不及搖黃十三家不啻得早。」兜蕡搖黃是何甚麼事？這得先行交代。

話說崇禎元年陝西飢民初起之時，高迎祥與王大梁一股流竄到漢中地界。後來王大梁敗死，高迎祥逃回陝北，剩下幾個隨屬，分頭散落漢中南北山中。盜賊稱高迎祥為「高皇帝」，過他們的綠林生活。那時他們兵器不足，還拿大棍行劫，故人民呼他們做「大棒賊」。李自成羣衆劫略深山旅客，與散落人家，漸漸奪得一些刀劍，裝備有二部民衆，各自擁護主人，趕太歲，據漢中南北兩山。高迎祥內破敗亡，或廟宇，或巢穴，牛進而攻鄉村，邑聚如城，愈擴愈富，愈聚愈多，出愈驟，擾愈寬，聲勢漸漸大了起來。有些膽色的商物，也聽名，亦自創立名號，以資招聚。其最著名的是中斗星黃帽大，搖天萬蠻口口，梁王整齊王張，外顯圓輪，中王王友達三丰，通無王真龍韜皇丁。

這十五六月中，以黃龍搖天動地勢力最大，餘小賊股王光興等竝活閻正馬封朝二姐弟每費陳谷林頭。搖黃賊一派。他們自崇禎五年漸次出山，騷擾漢中與四川的大巴山各地。但未曾侵犯城池，距川境者城甚遠。管理地頭課寬，糧賦收入又少，做州縣官的，皆是三頭五隻人才。太豪爽，任內無事，鑽營優遷，那能顧到興利除弊，剿匪安民之事。雖然山林之區，盜賊公然，人民具報前來，他亦不過命黑筆師爺，寫出一個諭單，說一縣境向稱風淳俗美，大盜不拾遺，近來盜賊多事，每有盜賊。本官早曾嚴飭該保甲等，整練民丁，妥為防範。如何辦事不力，致令盜匪竄入，竟有某月某日搶刦某地某家之事。除要派捕快人役嚴拿主犯究辦外，仰該保甲人等督率鄉丁協緝，務獲歸案。切切此諭。一如此諭單，將捕盜之責，輕輕加在保甲身上。明明說盜賊橫行，乃是保甲人防不力之罪。你若催案，他便辯称，弄得各地保甲人員，再也不敢具報刦盜案了。被害之家，有逃脫的，奔走呼號，懇求保甲報案。保甲總是苦口勸道：「年來遍地匪案，報進城去，何曾捕得一人，枉自花了一許多盤纏，幾分門包。請得差役下鄉，煙茶酒食，一行一動，無不要錢。結果是受氣花錢，毫無好處。這叫做失財不足，動經補數。勸你忍氣算了罷。」因是這樣，搖黃賊的勢焰，便在大巴山中張大起來。騷擾搶刦之地，漸漸寬了。但他究竟還未敢搶近州縣城池，所以仍無官兵理他。到了崇禎六年冬間，高迎祥大股流寇，自山西渡河，竄擾河南湖廣各地。搖黃諸家聞係高迎祥爲翠龍之首，遂亦派人前往均州獻款，共奉迎祥爲主。迎祥問起，作頭領的黃龍搖天動，都是他在漢中的舊部，自然心喜。其時正逢張獻忠自請以六營兵力，追逐鄧玘入川。迎祥便命革裏眼賀一龍，過天星惠登相，掃地王曹威三人率軍，由漢中前往，助搖黃諸家侵入四川，響應獻忠之軍。那時獻忠從歸州巫山水道入夔府，行進頗慢。賀一龍等與搖黃合力，由

西鄉入通江。走得最快，一時攻破了通江、東鄉、太平、新寧，開縣。惠登相一股由寧羌竄入廣元，久攻未下。由劍州地界繞竄而去。未幾，獻忠亦攻破了巫山，大昌，夔州，雲陽。竄過巴州川。因聞秦良玉出兵收復川東，乃與賀一龍等竄回陝界。已詳上集第十三回。
這次乃是羣賊大舉入川，州縣官吏，不能再隱瞞了。書片文書具報到成都來。四川巡撫劉漢儒等與川北總兵張爾奇等商量堵剿。因川北兵力不夠，調來敘州總兵侯良柱協剿。籌糧籌餉，擾攘多時，官軍方得到川北。流賊早已入陝去了。這次雖是賊軍自退，官軍亦落得開報功勞。將病亡的都司陳謨，報爲陣亡。救回的難民斬首，報爲賊級。請得許多軍功賞牌，加官進級。侯良柱查看收復各縣，皆是山深林密，城卑池淺之地。賊軍過後，壯丁無存，墟落盡荒。怕的賊軍再來，還請在大昌太平東鄉等縣地界賊軍來去要道，建造十三座隘口，升廣元遊擊張令爲副將，駐紮竹涪關，掌管十三隘口防禦事宜。張爾奇任滿離去，侯良柱轉任川北總兵，駐守廣元。如此布署一番，彷彿川東北從此無事了。不提防竄過陝界的搖黃賊，大部仍藏匿在大巴山內。過他的綠林生活。往時他們，甚不敢行近州縣城池的。這次跟賀一龍張獻忠等，搶州奪縣，如入無人之境。這才知道城池的空虛，官軍的怯弱。又知道了竄走往來的道路。見得許多大鎮大邑，甚爲富庶，賊兵一到，便有士紳出頭：送猪送米，當作官吏招待，毫無敵視之意。從此便敢大膽橫行，不再似從前鼠竊狗偷的局面了。

崇禎七年七月，各路賊酋被困在車箱峽中，黃龍搖天動亦在其內。後被押到寶雞谷口，人多同叛變。他二人遂連合過天星，掃地立小山斗粟等回竄廣元。攻城七日，未曾攻下。乃由大巴山竄過南江通江地界，與漢中興州鄖陽鄖西一帶的流寇聲氣相連。這年冬末，高迎祥等十三家會於榮陽。搖黃亦往參加，附屬在高迎祥部下。後來高迎祥張獻忠等竄入陝西，搖黃二賊仍率舊部各頭領，竄回巴山老巢。自稱「十三家支黨」，以夸耀他是參加榮陽大會的正牌流寇。因此又號「搖黃十

三家。一村本公殺盡，一村未殺。大連門人以蟲糞爲同謀，當腰斬。其間
這時的搖黃，因參加過潁州鳳陽兩次大屠殺，養成了殘忍習性，一切行爲，比前更爲慘酷：他們
毒破一村一鎮，首將人民擋在一處，將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筋力尚強之人挑出，繩索紮綁，牽連一
串，押回山寨。各在額上黥刻成各隊字號，派去打柴、挑水、牧馬、負糧，充當賤役，派有老賊
督隊看管。若還逃跑，額上有字，不難尋獲。若被別營發得，彼此有約，必須依照額刻字號，送
回本營。本營拿着逃人，挖去眼珠，或割去鼻子，或砍斷左手，或剔去脚筋，或削去耳朵，但總
不讓你死去。施行以後，用麥粉炒焦，加以草藥，調水敷上，不久便可生肌癒合，仍然命去作苦
。要想再跑，便不易了。若還再逃，拿回，用刑更爲慘毒。或將肛門環割，抽出腸來。或將肚腹
割開，讓腸子暴出。或從背脊開口，剝下人皮。或從肋骨開口，劈去肋骨。或從肩窩鎖骨上開口
，拴上繩索。或在腦頂纏布，澆油點火，稱爲天燭。或用艾條繞腰周身燃火，稱爲盤香。或焚人
軀內，用滾油沸水澆之，稱爲鮮魚。叫你宛轉呼號，數日方能死去。却叫他擄來之人觀看，使其
魂魄震驚，終身不敢逃跑。從賊已久，與賊熟習之人，亦可編爲軍士。流浪日久，忘其家鄉，遂
亦甘心爲賊。習爲兇殘，亦有行過家鄉，念及桑梓舊情，潛逃回家的。官府偵知，責以從賊，大
都捉去砍頭，冒作軍功。所以一經被擄刺字之人，只好甘心從賊，決不敢逃回家。後來流寇當
中，凡額上有字的，皆稱搖黃，直到黃龍搖天動已死之後，尚是如此。

搖黃對於壯丁乃是如此辦理。若非壯丁，那便慘不可言。先說兒童罷：若是十歲以上，長得俊俏
的，尙還有人收容撫養。若是十歲以下，方能行走又不能多走路的小孩，便成了羣賊休息時嬉樂
作戲的戲具。羣賊紮一大圍，將一羣小兒圍着。忽而東面的人震天大吼，抓過幾個小兒，用刀矛
穿著舉在空中，竟他號叫掙扎。嚇得羣兒倉皇滾跌，向西奔跑。到了西邊，西邊幾個兵又大吼起
來，殺掉幾個。嚇得羣兒翻筋搭斗，再向別方奔跑。如此反覆吼殺，看各小兒奔逃惶遽之狀，以

爲笑樂。直至羣兒膽裂仆地，不能再跑。這才罷了。若是極抱之子，那便遇着卽殺。數賊各仗一矛，旁置嬰兒若干，相賭拋向空中，看誰拋的高。再以矛承之，看誰接得準。或將小兒作爲錘釘，用以撞擊押解之人。或將小兒拋入泥田，或投入火中。亦有蒸來吃的。對於婦女，先將妙齡貌美者送於首領。其餘依地位高下，以次選擇。若所獲人多，則老兵、新兵與刻字的夫役，皆可望分得一人。或一度姦宿之後，隨卽棄去。或情投意合，留作妻妾。或因不肯順從，施行慘殺而死。

至於年老之人，體弱之人，與殘廢疾病之人，搖黃視爲無用。若是順民，置之而去。若有忿怒之色，詬詈之聲，抗拒之行，那便是毒打、慘殺、吊拷、炮烙、拔舌、剜眼、破腹、斷肢等慘刑。如此鬧到崇禎九年，把個通南巴等州縣，弄得赤地千里，只剩幾座城池。官軍來剿，他們便退進巴山老林。官軍去後，又照常出來搶刦。加以此時中原大亂，全國上下，只注意到中州的流寇，少有談說到四川之搖黃的。好在此等賊人，並無大志，無非姦據燒殺，快意尋樂。故川省官吏，只得北守廣元，東守巴巫與十三隘口，搪塞功令。實亦不暇說到剿辦搖黃。

李清注曰：諸道大原稿，全書八十回。前四十回，記獻忠與諸路流寇擾亂八省事蹟，是爲上集，非本別名流寇傳。自此回起，專紀四川禍亂，回溯至蜀王建藩，以張三丰預言領起全局，至獻忠資利敗，明清分割蜀地時止，爲下集，別名屠蜀記。皆以大西通紀爲藍本。所參訂者，不過蜀碧華、吳蜀龜鑑，蜀曉鏡等書；對於殉節官紳士女，從賊者，興起義討賊各人物之事蹟，每時間，亦有誤地點，錯謬不合者甚多。余更參考正史野史及方志百餘種，詳爲厘訂，務期正確。改編爲六編，中圖書冊。雖云小說，實爲一代信史。三卷今傳陶朱公養魚經云：「神守者繁也」。此云是龜。大抵明人以龜鰐爲同類，常混稱。若明